

SEP 17 1943

友吾

版出日期星逢每



背井離鄉

于魯木刻

歐洲將有大事件突發……
 戰爭古今譚……
 蠶蝕……
 傅頌
 晶波
 時雨

角四價售册每 No. 253. 32. 9. 12. 期八十三第卷三第

國女身立國畫社基

對日攻勢之背後

歐洲將有大事件突發

傅瀨

對北克會談後，美英於共同聲明書中，曾公開力述對日反攻作戰，當然，在此會談中，對日反攻作戰，是重要的課題，然而照例應該列入機密中之將來作戰計劃，為什麼要公開的說明呢？

對北克會談閉幕之時，立即呼喊出太平洋戰線之強化，對全世界給與一個戰事變遷的印象，使歐洲戰事後延，變更為日本先決主義，燃起全世界神經戰的火焰。第一個表示，便是發表東南亞亞細亞軍總司令官巴登之任命。此係二十五日在北克正式發表者。此東南亞亞細亞軍總司令官，前此即有其地位，不過向由印度方面軍司令官兼任。然而當羅貝爾就任印度總督時，更任命奧爾雷克為印度駐屯軍司令官，為了減輕印度軍之負擔，為了使攻擊緬甸日本軍的軍隊獨立，又特派門巴登為司令官。門巴登，前此以英參謀本部之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本部長資格，參加西里里作戰，積當各種兵科之聯合作戰計劃。門巴登本來是海軍中將，其後因其所負擔之任務，特給與陸軍中將與空軍中將之名譽稱號。現年四十三歲，為喬治六世英王之堂弟，可謂為名門貴族。今年六月末赴任地。此次對北克會談，以參謀之名義參加。

英國之公式聲明書述及：「印度方面之對日攻擊，今後在門巴登總司令官指揮下實行之。」同時，奧薩巴新聞報力述：「包含大型軍艦之英艦隊之一部，已駛入太平洋海域，因其不允即將開始對日本主要海上兵站線攻擊，所以英美海軍準備着在太平洋上，找到與日本海軍主力決戰的一大戰場，由此可預知今後對日攻勢之激烈化。」美國陸軍部發言人，更努力宣傳着：「美英軍由緬甸，中國，太平洋三方面對日攻勢之情形，愈益增加，此種情形下，阿留那完全重返美軍之手，正可確保對日本北方背後之攻擊。」

山阿留那到日本領土之距離，約一千一百哩，就美英飛機對伯林之轟炸來說：由英本土到柏林之距離，是九百六十哩；對意北部的都靈等處轟炸，由英本土出發必須飛行一千零三十哩之距離，而四發動機重轟炸機，竟能悠悠實行其集團轟炸，故美英今後之企圖，對日本來說，是絕不該輕視的。不過美英如此之公開宣傳，暴露着對日總攻擊之企圖一事，其是否實行，誠不無疑問。因現在歐洲戰局的大勢，實不允許其變更戰

爭前此之根本原則。

蘇聯必死之總攻擊，壓迫德軍之中部防線，據哈瓦斯三日電：蘇聯軍占領卡爾夫西北方(一百三十哩)的茲尼克夫，追敵至聶伯河以東一百哩地點已抵達烏克蘭北部。然南方意大利問題，隨着羅馬非武裝都市宣言，無端軍軍上，政治上，均已到達極其重要的階段，(三日羅馬電：英軍已於意南境登陸。)此時美英神經的大部分，自然集中在歐洲戰場。故美英所發表之轉換方向，實不能不隱有其他企圖與謀略，此係德日近來注視北克會談美英動向之重大原因。所謂日本先決主義，如果以美人利益來觀測，自有其可能，而且基於美國次期大總統選舉，羅斯福內政上的理由，採取對日攻勢，自亦大有理由在。

美英表面上在協議對日攻勢作戰，並發言並未招請蘇聯參加會談，始終將對蘇問題協議之事實，隱藏不言，那麼關於此對北克會談，蘇聯究竟有什麼反應呢？

莫斯科諸報紙，對北克會談之聲明書，均依原文發表，並無任何敘述，即對美英方面所述之美英蘇三國會談，亦無一言觸及。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對蘇聯最關心之第二戰線毫無表示之美英的態度，底確暗示着在極其最近，歐洲戰線上，將有重大事件發生。所以蘇聯才默無一言，至蘇聯招運駐英美兩大使事，則是蘇聯對於戰後歐洲政治問題，無與美英協諱準備之暗示。

現在我們所應注意的，是美英今後的攻戰兩方面的策略，能否實行西歐大陸作戰，使蘇聯為之滿意。

歐洲現在各大都市，雖到處可聽到轟炸的聲音，然就全體來說，實有如暴風雨前夕之狀態，全歐洲，均被「將有某種事態發生」的空氣所籠罩，人們的目光，也極度緊張的注視着東，南，西三方面。以上是以對北克會談為中心，所發生的世界現情勢，簡單的論述，此外，最近還有一件美國內部所發生之騰騰的報章，就是國務長官赫爾與總統威爾遜斯之齟齬。在傳言此二人中將有一人與英下長艾登同赴莫斯科時，此美政府內部之相左，實亦有一顧之價值。據傳言，赫爾對威爾遜斯，老早就認為不能合作，曾一度向羅斯福請求迫其辭職，二人意見之不合，

友邦

由此可知。總之，威爾斯在國務院內所暗置之勢力，逐漸抬頭，使赫爾不能再袖手，據說兩者政治的意見之衝突，即戰後案之對立。威爾斯主張「極度之自由主義」，不過在此緊張局面下，羅斯福對此，當有所調停。有的人更觀測其結果，二人將來不免同被逐出國務院，羅斯福藉此以發揮其獨裁之政策。

法西斯黨的成立與解散

陳烈

意大利突然地激起政變，使法西斯黨的解體現實化。墨索里尼於七月二十五日挂冠而去，二十六日巴德里奧新內閣宣告成立，翌日(二十七日)舉開初次閣議時，乃決定將法西斯黨全面解散，廢止法西斯黨大評議會，更將法西斯黨國防義勇軍，改編為國家國防義勇軍，法西斯主義，是在二十餘年以前，由於墨索里尼熱烈的愛國情緒而自然發生的一種政治運動，以新的政治體制，求意大利復興的途徑，是一種覺悟的貢獻，迄下今日，如夢幻一般，僅一朝之間，乃悄然崩壞。

第一次歐洲大戰，由於意大利所參加之聯合國方面的勝利，而結果當時之意大利，戰後疲乏不堪，加以凡爾賽會議中，意大利外交的失敗，國內民心動搖，陷於不安狀態，更因共產主義等思想之蔓延，乃使全國各地的工場、農田、鐵道、港灣等無數的罷工與怠業繼續不斷的發生。因此，國家的生產活動，幾乎整個地停止，急速的邁向亡國大道。

在此時，再不能壓制他的燃燒起來的愛國熱情，奮臂躍起，欲拯救將亡的祖國，那就是墨索里尼及他的同志們。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米蘭市俾阿茲，聖。賽波爾哥羅地方開第一次法西斯大會，這時實可以說建立法西斯戰鬥團基礎之最初的大會，在這個大會集合的人，共有百三十名法西斯黨員以及被墨索里尼愛國熱情所激動的君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革命主義者等等派別，雖其色彩複雜，但欲將已被赤色思想所浸染而瀕於滅亡與破滅的祖國，用如何手段能夠救投出來，這一切，他們的氣概與主張，則完全一致的。就這樣，法西斯黨，在聖。賽波爾哥羅的廣場中，在團結一致的黨員與

下接次頁

聚義銀號

資本收足

國幣一百萬元

本號已於六月二十五日遷入前門大街新址營業於三個月內

特設紀念存款

定期加息一厘

其他各種存款統按月息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總號北京前門大街

電話南分局

二五六三
一五五三
二七五

分號：天津、濟南

總經理 常鐸九 協理 王振亭 王佐才

狂熱的市民擁護之下而誕生了。

法西斯黨員的第一個任務，即為征伐為赤主義所煽動的全面的罷工，給與將要垂死的國家新鮮的「呼吸」。為此，而向過激主義者，舉行示威運動，並且開始向他們的集會，和本部予以毀擊等流血的實力行動。有十一月，為了呼籲意國的參戰而創刊了自己的機關報「人民報」，到了法西斯黨結成之後，於是將此報紙更擴充了論評的陣營。每日報面上都在熱烈的主張討赤救國，徵求一般同情的人士，參加法西斯運動，黨員的數目，在第二年一九二〇年春季已增至二萬六千人，與北意大利一百三十萬人數的罷工團為對手，繼續着激烈的鬥爭。

墨索里尼的正確的愛國運動已漸漸呈現了成功的兆，於是在米蘭地方的幾個都市中，法西斯黨的市民運動，逐漸擴大為全國的運動。在一九二〇年末法西斯黨員，乃一躍而達三十二萬人，其中包括，小地主及農業者，知識分子，工業家及職工，商業者，海員工人。新黨員中差不多將各階級盡為網羅，次第發展為國民運動。

墨索里尼一面以暴力繼續打破赤色的大罷工，一面更以合法的手段企圖進出於議會，在他那法西斯黨結成的一九一九年總選舉的時候，他所獲得的票數不過僅僅一萬五千票而已，但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乃獲到十七萬八千票。於是，三十五名法西斯黨員在議會中，得到了代議士的位置。已成為國民運動團體的法西斯黨，遂奠定了政治的磐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墨索里尼在羅馬法西斯黨會議正式成立了法西斯國民黨（P. N. F.），不過，在今日依然稱其為法西斯黨。

由於法西斯國民黨之逐漸抬頭，過激黨乃煽動起來第二次的全國總罷工，但因着法西斯黨員的力與血，沒有幾天，便將這次的陰謀擊碎，由此更顯示了他的實力。

國內如此的混亂，在政治方面亦有強烈的反映，政黨方面分成了多數小黨，主張紛紜，莫衷一是。墨索里尼乃決定以實力接收政府的計畫，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乃演出了有名的羅馬進軍。

武裝的法西斯黨員與黑衫隊自南，東，北三方面開始向羅馬進軍。因此而感到狼狽的佛克達首相向國以軍隊與之對抗，奏請國王陽瑞諾宣布戒



關於防空訓練

防空之目的，唯在防止或減輕敵空襲之損害。至以為是在防空訓練的精神上。以下，就個人對防空所應做的事，當然很多，不過最重要的，我空訓練所感到的幾點，略加申述。

嚴令。但國王加以拒絕。為此佛克達內閣乃不得已而辭職。國王以電報降下了墨索里尼組閣的勅令。十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時，墨索里尼到了羅馬，穿着黑衫黨黨服，到塞里娜王宮進謁皇帝陛下，拜受了大命之後，便退出王宮，墨索里尼更檢閱了無血進入羅馬城的十萬法西斯戰鬥員，六個時鐘之後組閣便告終了，自是建起了法西斯政權二十年的基礎。

掌握政權以後的三年間，乃是墨索里尼最大苦鬥的時期，也就是舉起了自由主義政治的喪鐘，實現法西斯政權的獨裁，一面掃盪對立的反對派，一面整頓內部，施行德政以把握民心。當時有一部不明主義的精神的黨員，假勝利之餘威，乃有殺害反對派黨員的事情，因此，反對黨危害墨索里尼的陰謀，無時不在旁伺機。墨索里尼的面部至今仍殘留着「一粒子彈的槍痕」。

他雖然處於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但意志一點也不被動搖，仍然是勇敢地面傾其全力，依着法西斯黨的綱領，將對於國民所約定的事逐步實行，逐步完成。

意大利自法西斯黨執政後，即逐步開始了三個大戰爭。第一、一九三五年六月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第二、即為參與西班牙內戰；第三、本次的世界大戰。僅僅七年，八年之間，而經受三次大戰，意大利之財政方面自不免有了非常巨大的負擔，但是法西斯政府依然努力地擔負起時代的使命。

墨索里尼以什麼為法西斯政治之最終目的呢？那就是復興羅馬帝國，也就是建設第二羅馬帝國。意大利對於地中海，稱之為「我們的海」，第二帝國即以「我們的海」為中心。當然，完成「地中海帝國」乃為其最自然之目標了，佔領了阿比西尼亞之後，他對意大利人民宣佈：「建設第二羅馬帝國，在東非已經完成其第一步驟了，」他是這樣的豪邁着遠大的抱負。

在今日，墨索里尼由於環境的逼迫而退職，他二十年來火一般的愛國心所創造的法西斯黨，也那變簡單的淒涼的被解散了。墨索里尼雖去，法西斯黨雖被解散，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復興的途徑上所遺留下的革命足跡，其在意大利之歷史上與意大利國民心中將永遠不會磨掉吧！

敬之

一、各家庭之訓練

訓練。一 在澈底認識時局之下，要認真從事防空訓練。不過我們現在所實行的防空訓練，只是以坊里為單位的訓練，而且只是屋外的訓練，至於以每一家庭為單位的訓練，根本還未實行過，還

活生的族民化開未賓律非

一 蘊 啓 一



菲律賓在西班牙統治下的三百年中，當然受到其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很大，在其生活方式上也自不免發生相當的變化。但在西班牙統治的時代，菲律賓也並非完全失去了獨立，在大諾島，斯路島，以及呂宋島的山地裏，還有很多地方是西班牙的勢力所達不到的，所以當時各地常有英雄豪傑挺身而起，率領民眾與西班牙官民對抗的事情。

西班牙的初期殖民民，是以貪慾著名。王室欲充實財庫，貴族及武士階級欲飽其私囊，僧侶則希望積聚教團的財富，這一切都求之於新領土上居民的勞動與財寶。如此，新來的菲律賓統治者遂將這新領土上的貿易置於政府的嚴格管理之下，一切的開發也都以王室的利益為目的。奪取財寶，即拿回本國，當地的居民則在一种封建農奴制度下生活着。

西班牙的殖民目的除了上述的由新領土榨取財寶利益之外，還使未開化的居民改信基督教，名為保護，實則大膽地實行其金錢利益的獲得。但在歷史上自然不會將此情形如實地記載，因之殖民地的國民主義運動勃興，同時就展開了改正這種歪曲虛偽的運動。所以現時菲律賓的議員接利文以及各方面都有對於菲律賓的歷史再行檢討的呼聲。

然而菲律賓也曾有固有的文化。例如在尼格羅斯島及巴內島上，於十五世紀以前，就已經有成文刑法之類的東西存在而且施行了。其中有這類的條文：「在新月之夜殺死黑種者處半日徒刑」或「有美女而不嫁與酋長之子者，罰為終身奴隸」，這雖然充分表現出原始民族的生活狀態，但在這地方居住的馬來系種沙楊族保有文字，而且在一定的社會秩序之下營着有規律的生活，這是不容懷疑的。

塔加羅格語據說是馬來波里西亞系中最豐富完全的語言，他們既有這樣的語言，同時或許是由於印度及爪哇的文化流入而有了文字。中國製造的物品則經由波羅洲輸入，他們與中國直接交通，至少在七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所以在西班牙人未來以前，菲律賓已經有了相當的文化，而且鑒於菲律賓人是由南方文化發展較高的馬來系人移來者，那麼這一點也就自然明白了。不過在嚴格的意義上說，菲律賓是指非菲律賓的全馬來種族，而普通所謂的菲律賓人是指馬來系種族中改信基督教的八種族，所以容易彼此相混，而發生誤解。改信基督教的八種族是塔加羅格族，維沙楊族，比可爾族，潘加西南族，潘潘族，卡加楊族，及三巴蘭族，這八族是比較後來移住到非

律賓來的，但在這以前已經有馬來種中未開化的民族，經由波羅洲，賽勒別斯各島到達菲律賓了。這些民族將原住民族內格羅特族趕到山裏去了，塞占據了幾乎全部的島嶼，至於原住種族的內格羅特族是由什麼年代到菲律賓的則無從考查的，不過據傳在馬來半島西部的安達曼羣島山裏面，以及在非洲的一部份，有與內格羅特族同系的民族住着，其文化程度最低。

在一個民族的生活上必然有其文化，所以菲律賓也不能例外，不過上述的改信基督教的八種族，可以說連心理的反應也都歐美化了，英語成為他們共同的語言，他們已經形成了支配民族的生活文化，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了，所以將這改信基督教的八種族除外，打算關於普通稱為未開化種族的生活狀態特來作一番介紹。除了有信回教的摩羅族之外，菲律賓的非基督教徒種族約有九族，僅就其中的二三種族以及內格羅特族略述於下。

內格羅特族是非律賓的原住人種。在人類學上，關於他們移動的路徑持有許多疑問，由純學術的觀點來看是頗感興趣的，而在歷史的文獻中也有記載，如這浪漫的諸番志即是，但其所記載的却與西班牙人來至菲律賓以來的，在新幾內島久住的阿爾發·巴拉亞人相混為一了。考「內格羅特」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這一人種有世界上身軀最矮的人種，身長大約為一百四十五公分，形成人種學上特異的一家。美國政府於一千九百零三年調查人口，派出人類學家實行精確的研究，結果明瞭向來單稱為內格羅特人種中也有蒙古系的奧斯特拉羅依特，阿拉奴人種。內格羅特人沒有一定的住處，在森林中移動，獵取食物。未與其他種族混血的純粹內格羅特人，在馬尼刺西北，三巴來斯出中的者為最多，其他在呂宋島太平洋岸的西尼拉，馬得來山中，巴內及尼格羅斯兩島的內部，明打那島及斯里加奧島上也都有散在的分布。據一九一八年的人口調查

在民大雷東部的內格里特人數為五千五百一十一人，但因為實際的數目不明，普通認為全非律賓大約有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左右。

遇到雷雨的日子，他們就在森林中樹木之間架起小屋，覆以泥草，食物主為獵獲的獸類。一個家族以下幾家族共營集團的生活。智力極低，無思想的能力。男子裸體，女子僅在腰間掛一遮擋物。他們還沒有達到聚集財產的生活程度，所以也沒有欲求。

全部的財產祇限於能够移動的東西，如狩獵用的竹製弓箭，吹箭，魚網及犬等。到內格里特人居住的山裏去一看，各處都有掘的坑，這是他們採取樹木的根莖和球根等食用的痕跡。最原始的內格里特人則由狩獵來獲得食物。先是用椰子樹做的弓箭，吹箭，竹槍等狩獵，後來纔知道捕魚，犬是為追取獵獲的東西，有時是由女子担任這種事情。

狩獵所得最貴重的東西是鹿，如果得到了一隻鹿，他們就將其分配，而其分配的制度是很有趣的。即打死一隻鹿的時候，那第一個使鹿受傷的人分到鹿頭和鹿胸，最後將鹿打死的人分到背骨，追鹿的犬的主人分到一隻後腿，其他部份則共同分配。內格里特人不懂得將食糧保存起來，留備將來的事情。大多數都是共同將鹿屠宰了按上述的方法分配，倘若是一家族內獲得的，那麼就當場在地上掘一坑，把鹿投在坑內，用火焚燒。全家族各自揀其喜歡吃的部份吃，吃完了就地而睡，第二天也是照樣如此，等到吃盡了就不再出發去狩獵。

除了狩獵之外，內格里特人也有一種原始的農業，種稻米，玉蜀黍等穀類。等到收穫之後，或即立刻埋去，所以他們的農具不過是易於攜帶的棍棒，將一端削尖罷了。用火用鐵片衝擊燧石而得，實東西則在竹筒子或土罐中行之。土罐是由交換得來的。

內格里特人大抵在山中彷徨，但也有與附近

其他種族接觸的機會，語言中混入不少馬來系語，西班牙政府時代曾想使他們改信基督教，提高其文化程度，但感到非常困難。

其次說斯巴漢族，這一族居住的地域，以民大諸島西端的三波安，加比島為中心，由此向東，少數分布於可他巴安，密河密斯，及大比丹各地。關於這一種族的有趣事情，是在他們之間流傳一種神話，其神話傳說的歌謠，其中之一述說斯巴漢人是世界初的人類，由其祖先逐漸分出支脈而散布於全世界。但他們就是信仰這種表現種族優良的神話，實際的性質却是胆怯而不好戰，向來是隸屬於附近摩羅族的酋長。民大諸島就是所謂摩羅族的王國，摩羅族也就是回教徒馬來族。在這多數的摩羅族之間有少數的斯巴漢人散布着，但他們早已處於半奴隸的地位了。

斯巴漢人的身體的特徵是未開化馬來族的典型，較比住在民大諸海岸方面的回教徒馬來人的膚色略淺，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住在深山中的原故。鬚鬚細長，較普通身略矮，頭髮黑直，面貌溫和，鼻扁平而大，唇厚，但顴骨不高。這種體型與住在波羅洲，蘇門塔臘山中的種族大抵相同。

斯巴漢人的性質不喜歡大集團生活，通常各家相離五六里之遠，實際沒有村落的形式。他們雖然在同一種族中也絕對不能互信。但遇結婚送葬，他們就多數聚集起來，這時男女老幼一同痛飲一種用米釀成的酒，奏起樂器，開化種族的生

活相同，即常以食物為生活的中心，較比內格里特人特種族以山野的自然出產為食物則稍為進步，他們營着極原始的農業，祇在食糧不足的時候，纔求之於山野。他們伐去叢林，種植山芋，玉蜀黍，煙草，茶蔬等物，他們有一種特異之點，就是除了有住處之外，還有保存食糧的倉庫。由這一點看來，他們是比內格里特族的文化高多了。倉庫並非就在他們住處的附近，而是設在森林的

深奧處，除了所有主以外他人絕難發現的地方。他們把貴重的物品，米以及其他的食糧藏在倉庫裏，以免被支配階級的摩羅族強奪了去。

摩羅族對待斯巴漢人是相當橫暴殘酷的。斯巴漢族社會裏的酋長，其主要的任務是替在上的摩羅族酋長徵集貢納。斯巴漢人要向摩羅族納貢的賦稅，第一是「西加羅」及「巴羅苦」兩種稅。「西加羅」是在結婚後三年內要交納陸稻及其他的生產品，經過三年後纔能去還種義務，但同時又有交納「巴羅苦」的義務了。即摩羅族贈給斯巴漢族禮物，斯巴漢人却非贈還價值兩倍的出產不可。還有其他類似的制度，總之是摩羅族以種種方法榨取斯巴漢人產了。在西班牙人統治的時代，雖會強行禁止私租等，但未得到良好的成績。

斯巴漢人在武力上既不如摩羅人，沒有反抗的力量，因此在經濟上也担負起各種惡劣的條件。例如斯巴漢族中有人向摩羅人借二千小東的租，倘若過了返還的日期，遂強制返還其十倍，二萬東。

斯巴漢人被摩羅人這樣榨取固然是事實，不過他們與摩羅族接觸交易之後，在文化上已有了進步，他們的語言原來是屬於馬來語系，但現在全種族幾乎都通摩羅語。摩羅人用小船載了石磨，樹膠等來換取他們的棉線，布匹等。斯巴漢人若是從摩羅人手裏換來銅鑼，陶器，尤其是中國的瓷壺，則視同寶物一般。他們自己也能製造一些原始簡單的日用器具，女子工作往往在燒製土器，紡織布匹。機器則僅能製造小刀而已。

倘若你沒有美麗的寶石，你可以選擇花朵，因為那是最美麗的寶石。熊熊的爐火有溫暖人的身體及溫暖人手指的力量，祇有一個微笑才能溫暖人的心和溶解失望的淒涼。

我國春秋時代的五次大戰，絕不能和現代戰爭相比擬。



戰爭古今譚

晶波



軍事家說：人類有「戰爭的本能」，所以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更有人以兒童喜好鬥爭為例以證明這種傾向。如此說來人類就要永遠在戰爭的痛苦和威脅中苟且偷生，永遠不能安享和平的幸福了！

為什麼有戰爭

人類的從事戰爭，並非「為戰爭而戰爭」。人們都有貪生怕死的趨向，而戰爭却是危害生命的，所以人類不會對戰爭的本身發生興趣，而是另有動機。那動機是什麼呢？就是要藉戰爭獲得他們的需求。

有些人專從國家或制度上來尋求戰爭的動機，這固然也是一種看法，但却是一種外來的看法，我們應探討戰爭內在的因素，必須從人類心理上入手。現代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人類並沒有一種「好戰的本能」，但却有鬥爭和自衛的本能，鬥爭乃是一種自衛的手段。鬥爭的自衛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消極的自衛就是抵抗，積極的自衛則是攻擊。我們常聽見這些口號：「攻擊是最好的防衛」，「不能攻擊就不能防禦」，「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先發制人」，這些話就足以表示攻擊或侵略不過是一種積極的自衛而已。一個國家如果不自強，就有受別國侵略的

危險；而要想永遠不受別國的侵略，就要自強不息；侵略別國就為防別國強盛起來侵略自國，這就是以侵略為自衛。

據在非洲旅行過的人說，那裏的獅子除非人冒犯牠們，牠們是不會無故傷人的；人類也是這樣，祇要不被侵犯或侮辱，他也不會輕易侵犯別人；一個國家也是這樣，戰爭的起因如果不是因為物質上受損失，就是因為精神上被損害。「打倒」的書意識的解釋就是製防損害，而精神比物質更容易受損害的。例如小國會覺得大國太龐大，自國太小，於是就發生自卑心與迫害感，要補償自卑心與解除迫害感，最好的辦法就是打倒大國。同時大國會覺得小國那樣渺小，也和自己一樣的並駕齊驅，未免太不公平，祇有兼併小國方足以顯示自國的優異。

轉移情緒的解放

再就愛國來說，我為什麼要愛國？因為國家是我的。假使我的國家不比別國優越，我的自尊心就受到了創傷，補償的方法就是戰爭。

果，工人罷工的潛意識的動機則是因為各個工人家庭的糾紛或其他的煩惱，要藉罷工來發洩一下鬱積的情緒。

不久以前美國一個軍火工廠的女工發動了罷工，是因為增加了工資或改善待遇嗎？不是！而是因為廠方不准她們穿裙子，要她們一律穿著工作用的長褲，她們認為這是侮辱了她們的自尊心，侮辱了她們的人格，所以就發動罷工以為對抗，一個國家的尊嚴比個人的尊嚴更易受到侵犯，所以國家間的世仇宿怨因以發生，德法就是例子。

戰爭就將官的立場來說，自然是在乎升官發財，成為威靈頓的名將，也是因為要滿足好勝心，高貴感，領袖慾，而這些都是自尊心的表現。兵士的戰爭動機除以上的原因外，還有好奇心，責任心等。戰爭乃是兵士被壓抑的情緒的一種解放。例如性慾，占有慾，平時都受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的束縛，不能發洩和滿足，但在戰場上，因為環境的改變，性慾和占有慾獲得解放，就一發不可遏止，因此姦淫擄掠為古今戰爭所同具，並無文野之分。而且大家都那樣做的行為一般人都認為不會錯的，所以也不覺得有失人格或有損品德。所以戰爭的結果是發洩士兵被壓抑的情緒。有了飛機就要有高射砲，有了攻擊的利器，就產生了堅強的堡壘；同樣，人類雖有鬥爭和自衛的本能，但也有同情，愛慕的情緒，這就是非戰思想，和平運動的起因。

古人的和平思想

我國最早的非戰思想家和和平運動者就是墨子。墨子「耕柱篇」說：「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竹馬）。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即所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攻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非攻篇「又說：「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養者為者也。春則農民耕稼樹藝，秋則農

從厨役說起

北 異

俗語說：「沒有瞎面的厨役」，又說：「十個厨役九個偷」。好像這是「天經地義」！事實上是否如此？我敢說百分之五十是對的。不過，這是司空見慣的過節兒，大家都抱定「一隻眼睛睜着，一隻眼睛閉着」的態度，以寬大的胸襟馬虎虎地不去探究吧！但，並不是絕對不究，到被剝削的太疼時，多半還是得究一下子，究了之後，大約是厨役得「被辭大吉」！

有一次在學校裏，給管炊事的同學們辭掉三位厨役，原因是在一個月之內，平均每天偷出六斤白麵去。當時的市價是二元五角一斤。還有一次我給朋友舉薦了一位厨役去，三天之後就被辭了，我有點莫明其妙。等到見了那位友人，他先交給我一個大方手帕的包兒，又拿了一隻秤來秤給我

看，整整的三斤，打開一看是雪白的白麵，當時的市價是三元錢一斤。

就拿這兩件事實來說吧！他們真是膽量不小，半點顧忌也沒有，伙食包在他們手裏之後，你就低下頭等着挨宰吧！反正他除了「吃」一個飽，拿一份工錢之外，還得來一水比工錢還值得多的一「外快」。好像這是他們的「行規」一樣。不過，我總納悶上班三天就施展手術，偏偏地又被主人來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推了出來，不但丟了到手的臟肥，還賠了一方潔白的手帕，他真有點兒失着失眠！當時，我難過的半天沒有說上話來，臉紅紅地，覺得十分抱歉！至於那位厨役，大約沒有想到給我的「教訓」是什麼吧！外表那末好，介紹人說得那末懇厚老實，對人表示的那末冠冕堂皇，不料，竟是一套假面具，一番好心，反到挨了一回要弄！有冤都沒有地方去訴！

不偷的厨役也有，而且很多。但，我沒有見過，究竟是我的眼睛倒毒，專遇到些報花帳，要回扣，要花招兒的厨役。我想吃虧的總是他們的主人吧！好在這種主人都經得住吃虧，暫且不去管他

。至於和厨役一樣的文明人們，對於他們的主人也是「如此如此」，這個關係可就大了！以公務員和官吏來說吧，吃虧的主人是國民，以學校校長來說吧，吃虧的主人却是無辜的孩子們！

官吏，我們暫且也不去談他，來談談學識豐富，品德清高的大中小學校校長們吧！他是給學生們做飯的厨役，事實上，一切一切都和厨役差不多，我真疑心他們也是厨役的徒弟！總是變着招兒的，在孩子們的身上找油水，檢便宜，做爲發財進寶的張本。

最近聽說：某市的市小校長更迭時，最少數的虧款是二三百元，最多數的是三千元！原來收了三千元的制服定製費以後，就携款辭職，高飛遠去了！還有人以七八百元的代價，活動一個繁華區內月入百元的市小校的長；又以三千元活動一位月入二百元的中學校長；頗類似四千元活動一個月薪五十元的經濟××的來派，食有「異曲同工」之妙！個個中都熬着苦心了吧！

以一介清高的師表。而以學生作刀下刎，投這末多的資本去做那末正派的事業，他是有那兩種嗎？

事實上，也只有利用着這種卑鄙手段的人們，才能生活在這種時代。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受教

育少嗎？不。不知廉恥嗎？或許也不。但，他們竟這末幹了！不消說，還是時代環境造成的呵！負

聞文補叙

陳東阜

中華月報六卷二期（八月號）爲「建設新上海」的特輯，所收名官議論，滿目琳瑯，可讀之作頗稱不少。中有名學者周越然先生，認爲整頓市政「最緊要的事」是「肅清乞丐」。當然有細讀的必要。

筆者近來對於乞丐多少有些關心，身雖不在第一繁華的都市——上海，而接觸的乞丐之多，則與遠居滬濱的學者有同感。周先生說：「現在各鬧街，各電車站，

滿是乞丐，不是說「我七十三歲了，……」就是說「看孩子的面……」（一般人）莫不朝朝夜夜聽到可悲之懇求。周先生自然不願隨他們去掙扎，於是乘機而起，振臂呼曰：「肅清乞丐！」如此，「不上兩個月」，街道一淨，都市的面貌煥然一新，「沒有叫化子了，豈不好麼？」

周先生底話是值得重視的，他所謂「肅清」，原來「不是把他們殺死，不是把他們餓死，也不是把他們驅逐」。這話顯然爲一位「有慈悲心腸者」所說，不然，若獻策將「他們」殺死，餓死，或驅逐，如撲殺蚊蠅一般，其奈我何？而並如此，周先生不過想「要把他們關進教養院去」——而已！這總不愧爲學者，在自己飽足之後，還想到世間有許多乞丐。坐在書齋內一壁吸雪茄，一壁想文章，等到文章完卷，乞丐的事也就算有了辦法，於是說「乞丐」應該「肅清」。

至於把乞丐關進教養院裏去的目的，是「教他們工作，給他們衣食」。『非經過

臭肉與蒼蠅

老安

實監督的主人，不去監督他們，有權告發的人們，不去告發檢舉他們。那末，只有低下頭去給他宰割或吮吸了！

說到這兒，現時代的「清政」問題，是誰的職責呢？是主人們的職責！國家的主人是國民，學校的主人是學生，團體的主人是羣衆，家庭的主人是全體家屬。從政者却是主人們的廚役，或公僕。許多人都把主僕的地位顛倒了，把主人的權利放棄或是被剝奪了。雖然，僕人要爲所欲爲的豪霸惡狠起來，主人們沒有不做出上魚肉肉。

拿破落戶來說吧，多半成了僕欺主的現象，窮了主人，富了僕役和管家！小之，一家如斯，一校如斯，大之，一國又何嘗不是如斯呢？所以，官吏的自肅和國民的監督，檢舉，罷免，是並重的，是不能偏倚的！

在「救救垂死的國民，」和「救救倒臺的孩子」兩重呼聲下，願以「廚役」作誓，提供一些「清政」的概念。幸我國民都能切實的反省一下，同時，拿出所有的力量來，徹底執行一下主人的職責吧！否則，貪污遍地，濁政混擾，不至國破家亡，已屬倖倖，求其國富民強，提高國際地位，那不是等於「癡人說夢」嗎？

年來由于肉食缺乏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因爲肉價太高的關係）若說從未見到「肉」是甚麼樣兒那是違心論。如果說是「三月不知肉味」的話，還真不是虛言。本來，而今這年頭，「豆腐」都升格爲食物了，更何況乎「肉」呢！因此，我時常有一種癡想于心底。假如長此下去，十數年後，那麼一些後生輩（窮家的小國民）或者見到肉食而生畏，而不識那血糊拉的是塊甚麼東西呢！

閒話暫先從略。

就說是因爲一點機緣吧！昨天買到半斤肉，看吧！紅白相映，倍極鮮艷，這塊珍品，在我確是久遠的東西。不用說熟煮，簡直看生着的都癡着幾滴。依我的主意，是一頓就把它送進五臟去。我以爲「不吃則不吃，吃則吃個够」（別聽半斤肉，如果以妻我的食肉量來說，也許恰到好處。因爲我們都是無福消受那珍品的低能兒。可是老不吃還真誠的慌。）然而，妻的主張恰與我相反，她願重「細水長流」的分成多次吃。也就是把這僅有的半斤肉，再分成幾回吃。准此，我之於妻，雖不是善持「白旗」的主兒，也頗不好意思駁回。所以，無理由的通過了。

按說，這變熱的天氣，若沒有冷藏設置，又豈能存這易腐的東西？果然，第二天下午，那僅有的小塊珍品，顏色也灰暗了，氣味也惡化了。一時竹簾外噴，引集許多嗡嗡不定的大個紅頭綠豆蠅。這可真讓人爲難。棄掉吧？又可惜它是塊不易獲得的珍品。留着吧？能吃與否以及臭氣四溢等等都在其次。單這人鼻作嘔和竹簾子外面的大綠豆蠅，也就不不能忍痛割愛了。於是，一狠心就把那塊珍品拋回垃圾堆裡，說起來還是真靈，不一會兒，那些大蒼蠅，就彷彿有甚麼吸引力一樣，嗡嗡的都轉移到垃圾堆了。一時垃圾堆上又變成大頭蒼蠅的集會所。大的欺小的，強的壓弱的，嗡嗡嗡嗡全院子都感到不安寧。這簡直也不像話，原本這乾靜的院子，竟因爲一塊臭肉引來如許的蠅子一

相當的時間，非等到他們真真能生產，能自立後，不准他們出院。」這是最好的理想，不但多數人會無條件地表示贊同，我想乞丐們聽了這消息之後，必定會「省醒」和「翻手稱慶」的！一定彼此喧嘩着說：「我的天！可有人給我衣食了！」「假若需要乞丐去報名登記，那麼教養院前一定會「門庭若市」的；周先生以爲「叫化子最愛自由，最怕關入教養院，我們非去強捉不可，」這種推測大概靠不住，因爲我屢次聽說乞丐在街頭搶食物，又故意讓警察看見，爲得是可以露監牢，白吃窩窩頭。可見乞丐的心目中不如學者心當中的「自由」來得重要。

准此，乞丐入教養院之謬例屬可行；不過這筆錢從何而來呢？周先生說「政府當然要費巨款，不過加上人民自由捐助，及後來（乞丐）工作的收入，我們雖窮，當能支撐得住吧。但是當管理員者，非公正仁慈不可，留院者非「菜飯飽，布衣服」不可。」說來雖極動聽，恐怕未必辦得到。

即使這都不算問題，請想想把乞丐關入教養院去，是不是根本的救濟辦法呢？周先生分乞丐爲兩種：（一）真性乞丐（二）假裝乞丐。後者有類投機份子，姑且不論；前者所謂真性乞丐者才是「乞丐」，「是真窮真苦的人，真正沒有辦法的人，即是餓死於飯店門首，或凍死於大廈之旁者。」其一貧至此的原因則是「他們早年不好學，或因賭博或因抽煙而流爲乞丐。」此即我們俗說「不走正路」的人。小學教師常對學生們說「不好好念書，將來到社會上要變爲寄生蟲，論爲乞丐的！」但這話現在，至少有補充的必要了。譬如一個有知識，無嗜好，會工作的失業份子，或是

友書

齊在院子裡嘔嘔，聽着也怪惡心，乾脆！來一個根除的辦法，免得擾亂院子裡固有的靜謐。於是任地堆埋挖了一個深坑，而後把那惡臭的珍品葬埋了，五分鐘後，那些大頭蒼蠅便相繼離去。

半天的騷擾，我不怪蒼蠅，我深恨那塊已經腐臭的珍品——那塊「臭肉」。

「物必自腐而後蠅生」信不我欺也。

於是，由省蠅與臭肉兩方面，我想到類似臭肉與蒼蠅一樣情形的人物。真是件百思不解的事。

因爲，蠅之逐臭肉，畢竟由於他是蒼蠅。俗說：人之逐臭肉，豈不是「那個」嗎？

記得數年前，已故評戲大王（按俗，非特意捧臭脚之可比也）白玉霜，曾以「拿蒼蠅」一戲紅遍華北。其受人歡迎，有甚於而今之「劈」「紡」若干倍。後來，據聞該戲有傷風氣，非特勒令停演，且將該蒼蠅大王角白玉霜驅逐出境。有識人士，莫不稱快。自茲而後，拿蒼蠅之患遂告絕跡。蓋此驅逐出境之辦法，亦似我處理臭肉同一手法，實立竿見影之妙策。

目下，京市正有着「臭肉」，因爲桃色事件，鬧得烏烟瘴氣。致我文化古城，蒙上一層晦暗顏色，聞某報載：「該事若退前十數年間或者早被當局檢舉了……云云」筆者也深以爲然，蓋彼輩不要鼻子的東西，是頗需要以處理臭肉之手法，使其根絕。我文化古城之風紀所關，實不應使此臭肉與蒼蠅久留也。

「閒讀」雜記

貫洋：新生

胡東

我一向認爲好的文藝作品，有兩個最重要的條件：第一、必須是反映着時代特色的。換句話說，就是應該表現着時代的精神，最尖銳的刻劃了時代的。第二、必須是能深刻的把握了人生的。也就是說，從這作品中，我們能夠真切的抓住人生中某一領域或某一種表現的真實的深刻的體驗，只有這種體驗了時代而又發掘了人生之深義的創作才是最感人的，因而也才是最成功最有價值的。

讀過國民雜誌第一次長篇小說徵文副選，那篇貫洋作的「新生」，覺得相當滿意，因爲這篇小說的內容確乎有些合於上述的兩個條件。

第一、「新生」的故事情節，是描述事變以後，鄉村裡變故的一些片斷。作者很能抓住一些時代的特色，把不少這特殊的變亂的時代中，民間的遺跡描畫出來。他的故事是這時代裏最典型的。

的故事，（雖然還只是極微小的一些片斷）譬如戰爭後農村中社會情況；農民日常在掙扎中的生活；鄉紳士棍的作惡；匪徒的乘機作亂；以及由城市回到鄉間的智識份子（俞經）之憧憬，徬徨……而「新生」中的人物，像俞經，俞老，周學仁，老吳，僕李，以及旁觀的張三，米老爹，茵（並未出面）……等的確是運動落時代中典型的人物。

第二、新生中有不少地方很能體現，人生的真義。譬如智識份子俞經雖是懦弱徬徨，但他對於直捷，堅忍的農民性格之熱愛，對於光明正義的憧憬及憧憬等都是令人不忘的。譬如善良的靈魂的有力的農民僕李和老吳那種可敬可愛的靈魂及其言行更是最感人的，而一般農民爲了生活的奮鬥，對於富而不仁的人之避惡，對於外來打擊的堅忍哲學和自知之明……這些也都是使人

地道的誠樸鄉民，因爲農村破產，背井離鄉，不得不出此下策，這能够把責任統統推到一個人身上嗎？即令在教養院里學會了「小手藝」（其實他們多數都會工作的。）那麼到社會上誰來保證他們能有地位立足？假如一進教養院便無出頭之日，那麼環境一天不變好，乞丐便一天不能絕跡，教養院也時時需要擴充，十分之九的人都要請求收容，（那時或許要納賄賂才准進院。）因爲混得個「空飯飽，布衣暖」，已達到中國人的理想生活之境界了。

教養院若辦到這個地步，真正與社會合流了！到那時周先生以及別的學者，其將相率到「院」講學乎？

能領會人生之艱巨的，再如無知識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周學仁，作者雖然在故事裏把他描寫成一個作惡的無恥的人物；但在他把事情弄僵，（以告罄陷害商家要挾把俞小姐嫁他但却弄僵）以後，刻劃出他悔悟自責的心理——這也是作者能發掘人性之底奧的地方。

尤其是「新生」中寄託以理想的人物老吳，他的那種人類性善的哲學，最爲貫洋君作品留下較永久較深厚的意義。老吳自己年輕時作惡，後來悔過了，一時難不得人信，但他自己的努力終於成就個有爲的好人，因而在他聽說流傳老吳三傷重死了時說：「……我眞盼他不要死才好，你這個人不替辦了什麼壞事，也要寬恕別人統統變成好人，老吳自個兒這麼辦，也願意別人統統這麼辦，張老三的傷太重，好是難好，我就盼他醒來一會兒，老吳和他細細地說說，只要他心裡知道以前不對，以後想做好人，心一變過來，再死也就不屈了。」……這幾句話多麼動人心魄呀！又據當俞老先生知道了老吳對於自家的幫忙救助，悔悟了以前錯疑老吳之不該，就向老吳道歉致謝，說：「……可恨我當日糊塗歪曲了好人

……這時「老吳」伸大姆指抵胸站起：「對啦，老先生！萬兩黃金也沒有你這幾句話頂事，老吳這幾年和槍子彈硬碰，就爲的要這好人兩字！」老吳這精神多麼佩服人！我讀到這裏眼睛不覺都濕潤了。

貫洋的文字裡有不少地方表現着那種經過了人事滄桑而折騰出的人生之真理。——這是作者者的好眼，而一個作者只有這樣深入人生才可能得到真實的成就，（這一點比起作品形式方面技術方向之美的修養更爲重要吧。）

至於「新生」的結構技巧，也還相當够水準，情節的描述還不太平直累贅，寫情寫景也還簡練真切。

再，作者對於幾個人物的描寫，相當能够表現各自的個性，尤其像俞經的性格，寫來的確是當前時代環境下產生的典型，他心理上的矛盾，

他意志的懦弱，思想的困惑……是今日極常見的現象，而他那善良的本性，追求真理與光明的憧憬的心情又是令我們又愛又感傷的，——這個人物，因爲正是我們小智識份子的代表，所以貫洋寫來最能逼真；而我們讀後的感應也最爲親切。

（我讀到俞經又會增一番自己的感傷呢）——只是作者對於農民典型還未能創造十分真實，就如老吳及優李，其描寫雖能給人有力的印象；但這印象都是不完整的形象，好像作者但能付與了這人物以骨格，却還不能爲他安裝上全身的皮肉，這大概因爲作者對於農民的生活還未能充分具體的認識到。

末了，我又想到「新生」的命題及最後的結局，覺得作者總不免加一個光明尾巴的毛病，因爲從故事的開端，及發展來說，這樣的結局是不相一致的。尤其像俞小姐與優李的結合，像俞

經和未出場的茵之突變，那結構不免有些「觀念主義」了，因爲那是不太現實的事。如「新生」結局處茵寄俞經信中說了「我們對一切事象認識不清時，還是勇氣小一點的好，——句話。這話雖然是真理；但並不足以說明俞經原先的猶豫苦悶是對的，更不能因此附會的說：善良的俞經所得的所謂之「覺悟」與「新生」是因爲已「認識清楚」了。（根本說來結局處的俞經是非真實的。）

不過話要說回來：貫洋君爲了得到冠冕堂皇的效果，是不得不組織成如此的結構罷。（時代環境限制了一切作者，不能寫出最真實的作品來的。）

中裕銀號

資本國幣五十萬元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及保險業務
利息特別優厚 手續格外敏捷

按月取息定期存款 期限三年

特設紀念定期存款

一百元	一
五百元	五
一千元	十
五千元	五十
一萬元	一百
五萬元	五百

每月取息

期限一年 週息一分五厘
一百元即可開戶

總號：北京前門外珠實市電話：南（三）局 五五八四
分號：天津興亞三區二十三號路三十四號 五五八四
電話：三局 〇四八二



自白

我是一個喜歡詩的孩子，偶然在報章上發表一二篇不成熟的詩，不過是太勉強了以後，自己還想努力，那有熱情的朋友，來投助想，那是我莫大幸而期待底事

R.N.43101 聞捷 (天津)

小學生內大志願

我是一個十四歲不知不識的小孩子，現在正過着學校團體生活，我自小學就深深印入一句「中國為科學奮伍國」的話。我希望大家聯合起來，互相研究科學，「奮伍」這個名詞去掉。來！共建我們的科學新中國。

R.N.43105 子鈞 (天津)

給

我是火的孩子，在大地的母親的哺育裡生長，她給我一個坦白熱誠的性格，叫我永遠的愛着光明，永遠的愛着故鄉的陽光……我給伴，我給伴我的手！我給伴，我給伴我手！

友愛，我在誓言之前給伴我自己，你亦給我伴自己嗎？你亦和我一齊前進嗎？我們能緊握着手前進而不分離嗎？

R.N.43108 范 (天津)

有忠誠和坦白

他是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有忠誠，坦白，對於文藝十分愛好，



現在的教育受了蟲蛀，國家的砥柱一個個的腐朽。

大學一年級的回憶

慧華

「新鮮」二字常會帶給人們高興，所以才入了大學總感覺快樂似的，在這大學一年級的頭學期還很好，像學生樣兒，不遲到不早退，開會就開會，叫穿制服就穿制服，教授留題目，回家也作，規規矩矩，教授感戴愛，怕鬧出錯來，同時也常納悶，他們為什麼那麼不注意功課！

到了第二學期，我們一年級同學們的態度變了，膽大起來；清早上課非過上課時間的一刻鐘才能上座，陸陸續續一直到第一堂下課時還有才來的呢。穿制服上體育，反正得有十分之七八不穿，不然就「開路」！開會，聽講話等簡直視若無事，所以每次會的禮堂裡都是稀稀落落的冷靜！剛科的功課很珍，有的在課堂作別的功課，有的聊天，有的點完名就走，有的根本就來！一舉一動都學起高班同學們的作風來了！

想起那件案子來，真可笑！這件案子的結果是一年級五系的同學都取消了所有優待權利一學年！這却苦了五個考第一的同學。至少獎學金算是不能領到了！

「測驗」這名詞都曉得嗎？據說是自「師大」或某家族興起的（不過還可不太確，好在沒關係），就是先生上課講書而學生不上課聽講的意思，也可以說是「故意不上課」，不請假也不通知先生，然而什麼樣的課才夠「測」的資格呢？不是因為不是主科而測，乃是因為先生們的「差勁」而測！聽一堂胡塗講，實在不如回家睡

瘋，師資講書館有課，外專有課，×學院也有課；新民會也任高職，勢力不小，更是北京名流呢，我總覺這位教授太忙太累了，可是他倒很胖，塊兒特大。

物理這門課程誰不感到頭疼呢？理論深，難懂，麻煩，我們這位教授講書的派頭兒好像有點「不可其解」的風味，前言不搭後語，剛要說某現象的理由，可是一改嘴又說到另外的問題了，學生若不細聽還好，他又寫又喊，比手畫腳，倒像「好教授」的味兒，然而要一細聽，這卻倒噁了，說得你胡里胡塗，莫明其妙，真有點茫然若失的神氣！

譬如說吧：「太陽繞着地球轉，是不是，這你們早知道吧，」一邊說一邊用手比畫着：「可是當地球繞着太陽轉時，它還自轉，是不是？」前後的矛盾實在使人無法聽，這樣的矛盾話無時不有，弄得同學們都不敢聽了。最可笑的是有一堂，講什麼來着扯到了長春堂着火

「火這麼一着，溫度達到了一萬多度！熱得很呀，是不是？」

「那麼紅磷都達到發火點了吧！」因為剛講過化學的氣族，結果哄堂大笑，噱頭哈哈，談談國際情況又談家庭瑣事，唉，寶貴的光陰像這樣的攝去，可惜呀！我們講的這本物理很難，又加這位教授講，越發的精怪了！

「我們也是全不懂！誰都不上他的課！」這是山高班生的口中得來的解釋。

「測驗」的空氣佈滿了一年級五系，很快的達到了

喜聽科學常識，在暇時看點雜誌，希望借着一「吾友」這塊園地，種起動人的「友聲」之芽來。

李雲(北京)

他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男，就讀在天津某大學經濟系二年，最喜歡讀的書是《魯迅全集》。他性情相投而是一個富於感情的文藝愛好者，這顆赤誠的忠心等待着你們的兩約吧！

李雲(北京)

在針、管、刀、剪

在一個二十歲的男孩子，自幼生在鄉間，所以對大自然，早已深深的愛着。因環境的關係，自中學畢業後，便棄就商，現服務某私立醫院，每日在針、管、刀、剪下討生活，我携起手來，共同過進。

李雲(北京)

徵友信箱

天津冷菊女士，謝辭：請按本報二卷八十六期寄下詳細之登記表以便登記。青島星女士：報已代訂，收據隨九月五日「吾友」寄去。閣下空白信封及足數郵票以便轉信。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閣下登記表及
照片均收到，
介紹書簡自
寄交本組
(編者)

施行的時日，結果這五系在一週間都很澈底的測了課，男女生都一致的努力！弄得這位教授莫明其妙！

第二週又是照原方吃藥，五系又都乾乾脆脆的測了，事情早被教授知道了，據說教授主任知道這位教授差勁，可是又因為他的「勢力」與種種關係，不能對他有一「下台」的命令的，結果教授主任到各系一面溫存，一面恐嚇又一面央求似的，無非想盡妥善的辦法，無非是讓學生們無條件的復課。

「你們上課才是，講的不好是他不對，可是你們不該不上課！」學生氣色很凶，有的就要立起來說話了，「你們上課，他有什麼地方錯，告訴我改，他若不改時，告訴我！我有辦法！」他就依這目標進行還算勝利了！

上課後的次週，又測了，理由是一處處講不悛，竟說無用的廢話，沒法聽講！」弄得教授主任又叫各系主任到各系去求妥協，亦無功效，結果××系××系兩班全體學生各記大過一次，佈告一出，觀衆群集，考試的榜一樣！

以後又有兩系繼續測，也是各記大過一次，我們系最末上課，當然也測了，當然也記過了，佈告牌顯得小了，二百多人，一人一過，不能說不是奇聞！

這樣一來女生們先害怕了，都打定「我得上課！」的主義，下週她們就上課了，教授主任看勢頭非小，就叫各系主任盡量的與同學和教，結果還是「以後再不改教授法，向我說，準使你們滿意！」風消雨舞算是和平了，這不能說不是學校當局勝利！其實學生們人多，心齊，很難得到勝利的心火熄了，

課難上的了，學生們的火熄了，不用說，「壞」能改「好」嗎？你該沒有學問的人改成有學問的人成嗎？白髮改名為山芋倒還可以！

復課第一堂，誰都替這位教授擔心，面子上太難堪了吧！誰知人家口才奇卓怪不得常在電台演講！

「你們對我的教授法不滿了，是嗎？」和顏悅色的說一點不差那個：「以後我們有意見儘管告訴我，我盡量使你們滿意，因為你們的程度不同，高中讀的書也都不同，所以講起來很難使人都滿意，是不是？」這樣！

說簡直他的「差勁」太少了，只不過不得講投的這途而已：「你們的意見我能採納時，我是絕對的採納！我是「老×大」的教授，教書的年齡不算少了吧，我不客氣的說一句，你們的物理先生現在還是在我的學生呢，這本淺近的物理決不難講，研究物理的看這書就是初步最淺的了，所以，你們願意我怎麼講法，你們說一說，好不好？」

有的說：「先提示大綱再詳細逐步的講！」

「那可以！」

有的說：「說話要果斷，不要前後矛盾！」

「那好辦！」

「少說廢話，盡量講書！」

「好，好！」

現在的教育受了蠱毒，國家的砥柱一個個糟朽了。教育的嫩芽不幸都種在了瘠硬的學園裡，受到不良園丁的看管，遭到不良教師的咬食！

從事教育的都抱定「吃飯，弄錢，發財，」這三部「混」的教育方針，學生們也只好走「鬼混，擺學生架子，買文憑，」的路途了！

真理，道德若不存在於教育界那麼它們就要滅亡了！

學府風光徵文小簡

各校的諸位同學：馮人的夏天剛剛過去，在這金風送爽桂子飄香的季節裡，能繼續求學，充實自己，實在是件可賀的事。

「吾友」是同學們的「吾友」。所以我們預備在學期的伊始，重新恢復「學府風光」欄。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我們暫時規定一切來稿須在三百字以內，舉凡一切學校消息，學生生活記述，校內趣聞，均所歡迎，唯以短小雋永為上。希望一切在校同學踴躍投寄。

(編者)



自己の爲の藝術

半士評註

爲自己的藝術

自分は自己の爲の藝術を何處までも主張するものである。自己の興味、趣味精神、の要求に背かぬことを要求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く云ふのは勿論この態度さへあればいと云ふのではない、この態度が最初の必要條件だと云ふのである。

自己をまげて(1)も時代の要求に應じようとする人は個性と人格を無視した人である。魂のない人である。さう云ふ人のかくものは形式はい、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人の心にはふれない。淺薄な藝術きり出来ない。

自己をあざむ(2)かずに時代の要求に衣じられる人は幸福な人である。しかし自分は時代の要求に衣じられると云ふ事實になんとなく悪感を感じる。それは或る觀念に捕はれてゐると、自己を生かす爲にそんなことを幸福に感じない方が都合がい、からである。それに時代の要求に衣じること

自己は無論どこにいても主張爲自己而藝術的。是要求不遂背自己の興味、趣味、和精神之要求の。這樣說法自然不是說祇要有着這類態度便好、乃是說此種態度蓋爲最初之必要條件也。

寧願歪曲自己而期與時代之要求相應の人は無視個性與人格の人は。是沒有靈魂の人の。這類人所寫の東西、在形式上也要是好的。但是都感動不了人心。祇能製作淺薄の藝術。

不欺騙自己而能應合時代之要求の人は幸福の人の。可是我本人對於所謂應合時代之要求這事實、不由懷着惡感。那一方係爲於某個觀念的縛束兼亦爲使自已活着、對於那樣的事、並不感覺幸福爲得體之故。況且應於時代之要求の事、

は次の時代に捨てられ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ゐるからである。自分は生きてゐる間、老死したくない。

自分はただ自分の爲を計ることが、同時に社會の爲になり、人類の爲になる時にのみ、社會の爲、人類の爲を計らうと思つてゐる。自己の爲を計ることが同時に群衆の爲になる時のみ、群衆の爲に働かうと思つてゐる。

しかし社會の爲、人類の爲、群衆の爲を計ることが自己の爲になる時は社會の爲、人類の爲、群衆の爲に氣はない。さう云ふ氣が出だすと墮落するのだと思つてゐる。こと處理窟では説明が出来ない、尊徳の所謂理外の理である。

つまり、一言で云へばさう破廉恥(?)になると稍稍もすると、社會や、人類や、群衆の奴隷になるからである。

自分は藝術家が群衆の趣味に自己をあはせようとしたら確かに墮落だと思つてゐる。いくら先きばしりをしてもいい、自己に正直であらばいい。いい處ではないすべての藝術家はさうであるべきはずだ。

自分は最後にくりかへして「自己に忠實な藝術家にも随分くづがある、しかし自己に忠實でない藝術家は例外なしにすべてくづである」と云ひたい。

即有被次時代所遺棄之意味故也。自己有生之日、是不算老朽的。

我以為惟有爲自己打算、同時是爲社會、爲人類之時、才想爲社會、爲人類而打算的。惟有爲自己打算、同時是爲群衆之時、才想爲群衆而工作的。

可是爲社會、爲人類、爲群衆的打算、成爲爲自己之時、則無意爲社會、爲人類、爲群衆而工作了。我以為這種情緒一發生、便是墮落。在這裡用道理是不能說明的、此即尊徳所謂理外之理也。

總之、一言以蔽之、一到這種破廉恥(?)之地、恒輒爲社會、人類、或群衆之奴隸故也。

我以為倘使藝術家想使自已合乎群衆的趣味、便確然是墮落了。無論跑在時代的前面多遠也好、祇要自己正直便好。不僅是好、所有藝術家具應如此的也。

我想最後重複說「在忠實於自己的藝術家、也相當有廢物、可是對自己不忠實的藝術家、則無例外地全是廢物。」

註：まげ、歪曲、あざむく、欺騙

My Friend

Importance of the Material

By L.P.Jacks

What is matter? Philosophers are much at variance in the answers they give to that question, but I am probably on safe ground in defining matter as something we cannot get on without—like the wife commemorated in a famous epitayh, "praesens formidanda, adsens lamentanda," which may be freely translated "difficult to live with, more difficult to live without." Looking more deeply and risking some disagreement, matter, I think we may say, denote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apprehension of spirit, the stage through which spiritual apprehension must inevitably pass if ever it is to reach the goal. The way to spiritual things lies through material things and not round them. Spirit, conversely, is matter clearly seen into, rightly used, and profoundly experienced, when material thing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skilful action on them into "things of beauty and joys for ear," as so many of them may be; spiritual things are before you; and when you behold their beauty and rejoice in it you yourself are spiritual.

I am one of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 spiritual culture of mankind has roots and growing-points in the common work. By such transformations as I am here speaking of, the daily bread that feeds men's bodies can be converted into the spiritual bread that feeds their souls, and the process of earning the one into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he other. For my part I see no way in which the cultivation of man's soul can be carried on if the activities by which he earns his living as a material being form no part of it. "Two men," said Carlyle, in words that cannot be quoted too often, "two men I honour, and no third. First, the toilworn craftsman, that, with earth-made implement conquers the earth, and makes her man's..... A second I honour and still more highly: him who is seen toiling for the spiritually indispensable; not daily bread, but the bread of life..... These two in all their degrees I honour; all else is chaff and dust."

(To be continued.)

註釋 at variance=different, if ever it.....goal of it=spiritual apprehension, the one (前者)指身體的食糧, the other (後者)指精神。Carlyle 十九世紀之英國批評家。that cannot be quoted too often 無論怎樣常被引用,也不會失去其價值, too 這字有否定的意思,否定又否定等於肯定,所等於 that can often be quoted

物質的重要性

陳 礪譯註

物質是什麼？許多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所給的回答是很不一致的，但是我來下這樣一個定義也許大致不差，即物質是我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像那著名的墓誌銘上稱揚妻子的兩句拉丁文一樣，若把這兩句拉丁文意譯出來，就是「同居難，死別更難。」如果更加深刻地觀察，而且不管某一些人的反駁，我想我可以說物質是指示了解精神的第一個階段，倘若要達到了解的目的，那麼必須經過這一個階段。到達精神界的道路是通過物質界，而不是繞過物質界。反之，精神就是我們明晰看透，正當運用，深刻經驗過的物質。當物質被巧妙的動作轉變成「美的物和永久的喜悅」，——正如大部份的物質都有這種轉變的可能——那麼精神之物就出現在你的眼前了，當你看見了那種美而感到喜悅，那麼你自身也成為精神的存在了。

我是相信人類精神文化生根於日常工作中的一個人。由於我在這裏所說的這種轉變，供養人們身體的食糧能夠轉化成培養人們精神的食糧，而取得身體食糧的過程能夠成為培養精神的過程。在我個人看來，倘若以一個物質的存在，我們所獲得生存的種種活動，沒於構成精神的一部份，那麼精神的培養即無法繼續。加萊爾那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說，「我尊重兩種人，祇是兩種人。第一種用大地造成的工具征服了大地，造成人類財富的那種勞苦的勞動者……第二種我所尊重的人，而且是我更為尊重的人，是那種為精神上的必需品而勞動的人，不是為了日常的食糧，而是為了生命的食糧……我對於這兩種人，按其功勞的程度尊重他們，所有其餘的祇是糟粕和塵芥。」

(未完)

文朝

蝕



「酒？等！酒是命；女人是血！哈……」
你說我們算得開嗎？」

時雨

隨手把桌心擺着的烟盒拉過來，打開蓋，取出一支炮台烟，叨在口中；再一手燃着了火柴，便悠悠地吸起來。口一張，濃芳的烟霧便輕妙地在空中飄盪起來。陳鈞睜開幾日過度疲勞得染起紅色血絲的眼睛默默地瞧，忽然一絲笑痕在嘴角上漸漸綻開。

忽而攔腰地拉開抽屜，把手在那硬邦邦的東西身上摸着，眉頭一揚，低低地快感地輕笑了，不屑地縮回來手，猛力地一關抽屜，發出「嘭」的一聲巨響，桌上的東西搖了搖，身子便放緩地向圓背椅上靠。

屋內雖然不大，但一切擺飾却相當珍貴精緻。這是一間辦公兼臥室的屋子，除了深靜的牆皮的粉飾外，布幔及一切用具都相當新穎，屋中最使人感到刺鼻的便是濃濃的

酒氣。因為這是地下室的原故，屋頂永遠地亮着一盞燈。

把眼光從眼縫間一掃房中的情形，陳鈞便微笑地點一點頭，把烟尾巴漂亮地向痰盂裡一擲，發出一「嘩」的一聲怪好聽的聲音。他漸漸地把他自己沉入過去的事體中。

五日前，這所屋房尚不是陳鈞的居室，而是一位白胖的綽號稱作「白面狼」的。而陳鈞是在白面狼的手下被驅喚着的一個弟兄，但是經過一番變動後，他竟代替了白面狼的地位了。他不得不感謝柳大個子的好處，因為這一切的改換，幾乎全是柳大個子幫他的忙；並且他所以能加入這個團體也全是憑他的推薦。於是他和一羣狂放的年青漢子們學會了酗酒，這在他學生時代是從來想不到的。也漸漸學會了怎樣和女人胡鬧，怎樣可以找別

人的便宜；以至怎樣仗着胆和弟兄們闖入頗為富庶的家庭中去，臉上是蒙了布或是抹了煤煙的，掏出傢伙向着人們要挾，於是翻箱倒櫃；人家的金錢財物便到他們的手中了。陳鈞在第一次的時候，心中不安地猛跳着，躲在勇敢弟兄們的手中作着不主要的事務。當看到論功行賞大把鈔票轉入勇敢弟兄們手裏的時候，他那一顆心為之顫動了，於是在第二次，第三次，漸漸地胆量變得大起來，告了奮勇猛往直前了。他並不是甚麼都不顧的人，只是那極極誘人的色采瞞住他眼睛要他這樣作。

於是學會了怎樣把流水似地去的錢再流水似地流出去，怎樣去玩妓女，怎樣把盒子藏在身上，聚成一小羣人在熱鬧的市場或舞臺的娛樂所去溜盪；更效仿古時的豪傑們，怎樣把整罐的酒直起脖頸來往肚子上倒，以至賭，吸，各種自以為榮貴高尚的事都學得精通嫻熟。

一天的夜裡，在廣大的地下室許多的瘋狂的漢子們圍聚着。從那惶惶的眼及酒味濃重的口中呼出的氣息可知他們會一度怎樣瘋狂狂過，這時又以「賭」來消耗他們的精神了。骨牌，撲克，骰子等各種東西發出的碰擊聲充斥在這房裏，有的還一手拿着啤酒瓶，急速地倒在杯中，帶着那些白沫便一齊傾入嘴中，許多液汁從嘴角滑出在頭上及衣上，但一聲聲類似貓頭鷹的叫聲，結束了一杯酒的告罄。這是一個慶祝會，在勝利後的一種小規模

的歡樂。

陳鈞在一個僻靜的角落，無力地坐於一面椅中，背依在椅背，頭平靠在那背上，閉着限彷彿陷入一種深思中地歇着。半晌，微微地揚起頭，眼光無力地向各個角落看，在光明的燈下，數十名弟兄們簡直像忘却甚麼地喧笑着，諸博着，很大的桌面都被人圍住看不出來。另一個角落，幾個嗜酒者在舉杯飲着。陳鈞一眼看到他那最為知己的柳大個子，正斜倚在桌前，一手拿着酒杯，也斜着眼，慢慢往口中倒；然後把空杯使勁地放在桌上，另一個弟兄早拿起瓶子來，又滿滿地注入濃郁的啤酒。

柳大個子的眉頭深深地蹙了一下，黑紫的臉露出一然輕笑，抬起手慢慢地拍着那對酒的同伴，聲音團團着說：

「考弟！我，我今天真不行，兩杯酒就有些受不住！啊！我心，我心真亂，輕飄飄地像是一個風箏。老弟，這一杯酒我實在在地喝不了！喝不了！」說着慢慢抬起腳要走過來，脚卻彷彿邁不開似地失去中心，身子向前一栽幾乎摔倒，趕緊扶住桌邊，緩緩地立定了身子，才又向前移動。

漸漸地至陳鈞而前，柳大個子發現般地驚愕：

「老陳，怎麼，怎麼你不和他們一塊兒玩，獨自坐在這兒做甚？」手拉住椅的靠手，身子微微地晃

陳鈞沒有答言，只把眼光向前面的

友尋

(19)

醉漢望了一下，咬着牙發出「哎呀呀」的響。扭過頭向着玩戲的弟兄們望一望。

「哼！聽你這，這付神色！」微微地眼皮一撩，把血色血絲的眼珠在眶內一轉，隨手把旁邊桌上的煙捲拿過一支吸着，接着問「不去玩，難道袋裡的財神不在嗎？哈哈說關係，哥哥手中的可富裕；儘管說話，不要顧忌甚麼！」口一張，濃香的煙氣便輕輕地飄起來，一手把不遠的一把椅子拉過來，在陳鈞的對面坐下。

陳鈞回他看一眼，聲音無力地吐出：

「告訴你老哥，我袋裡的可不少，但我不願和他們要，這局太小，他們的錢只兩次便會乾！」

「哈哈！這是你獨自在這兒的原因嗎？哈哈！你儘可明說，你定是袋裡的東西不敷餘！」

開始低下了頭，心中的一種近於鬱抑的東西緩緩地加重了分量。無聊地也取出一支煙，吸着，默默不言語。

「哈！老陳，我的話沒有說錯吧？」神情靈敏地拍着胸，慢慢地地嘴中噴着酒氣挨近了陳鈞，低低地說「今天我想和你談談，實在的，我是假醉呢，我會治你這種病！」

柳大個子得意地笑了。在這廣大的地下室，嘈雜的喧嘩的叫聲從每個人的口中飄出來。氣息是充滿了酒及煙，在極度光芒的照射中，顯得像是一片霧輕輕地包圍了這羣人的組合。獨在一個小

角落中，兩個年青漢低在低地耳語，表情是鬼祟的。

在第二晚上，這地下室因沒有甚麼慶祝的聚會，顯得靜穆得可怕，只那幾盞閃閃地透出一片慘白。四五十人的統統着白面狼的臥室門上，發出幾聲叩門的響，在得了允許後，門推開，兩個人影閃進去。

白面狼正安靜地在椅中坐着，手中在計算着甚麼。

陳鈞，柳大個子見了頭子行過禮後，便每人一方的站定。陳鈞的兩手垂着，柳大個子的一隻手却在袋內放着。

對這罕有的情況，肥胖的白面狼禁不住愕然了，但一種內在的高傲的氣威統制着，遂不屑地向兩人望一眼，然後慢慢張開被鬚髮遮蓋的口。

「什麼事？」

陳鈞的兩手在胸前慢慢地交握，神色略不安地望着在椅中直傾着目光炯炯的漢子。

「哦，我有件事要請求！」

「甚麼事？快說！」見到那付模樣，心中突地升起一層疑雲，聲音低低地送着威，一手緩緩地拉開抽屜去摸在裏面臥着的盒子。

「嚀！別動！」尖銳的聲音如霹靂般地在空中振盪起來，柳大個子已靈活地在袋中取出亮亮的傢伙。輝笑着在臉上緩緩地飛出一個理想的夢境。

「嚀！白面狼手在抽屜內放着抽不起來，臉毫不懼怕地微笑着了。」算我自白面狼在你們的手中

。在燈下閃着黑光的盒子，一下下地照驚人的眼，陳鈞手裡也攪着一隻，身子慢慢走近來，臉上似被甚麼所蒙蔽。

室外傳着甚麼東西的悠悠的響，屋內隨着一聲猛烈的叫聲是片安靜，只一句「弟兄，你們對得起我！」那渾然的漢子便回臥了。

於是陳鈞代了這漢子的地位五天以來，把握了這個權威的主權，也着實地帶出一番光榮的事業。弟兄雖有的不滿這次的變動而氣憤地要陳鈞反對，但忙了中間柳大個子的兩片嘴，終於安靜下來。

遂在動員令飽戰而歸下，把全部所得，爲了安撫人心都盡數分與弟兄們了，然而這樣統計了白面狼以先的餘款也頗驚人。默默地想！這次的冒險的變動總算有相當的收穫。

想到這，陳鈞臉上浮出了笑；也更加了對酒的好，此外，上等的煙草，爲了擺出十足的派頭吸得更凶了。但飲水思源，他不得不感謝柳大個子，這全是他一人的力量啊。

靜靜地沉思間，門上突地響起了聲音，陳鈞神經受了一錘似地緊張起來，彷彿預兆着甚麼，謹慎地迅速地手插入懷中，口中低低說「進來！」

門開了，跟進來的是柳大個，滿臉是諛媚的笑，一手在腰間放着，脚步踉蹌地走近陳鈞的身邊，立定身時，像是風中的弱草一般搖晃着，濃重的酒氣從口中飄出來。

陳鈞心上如壓着沉重的重錘，看了看眼前醉漢的情況，便用腳踢過來一面椅子讓柳大個子坐，一面小心地看他探在袋中的手。手緊緊地也未離開自己的口袋。

「怎麼？又喝酒了嗎？」「不得，不對這有勁的人加以特別的恩顧，但聲調也是厭厭的。」

「酒？酒！酒是命；女人是血！」老陳，你說，你也是，也是這兒的頭子，你說，你說，我們離得開嗎？哈……語無倫次地亂噴着，血紅的眼球像是塗着顏色，滿臉冒着熱氣，突地探在袋中的手伸出來。

陳鈞混身一驚，也緊緊地伸出手向外掏盒子，但定眼細細地觀看下，柳大個子是兩隻空空的手，他像丟失甚麼似地精神鬆弛下來。

柳大個子欠下身坐在椅中，酒味轉個小灣，噴在陳鈞的面上，陳鈞深深地蹙起了眉頭。

「老陳，不，不，我們的頭子，哈！我真慶幸你，可是你知道，哈……知道我老哥手中少甚麼嗎？哈哈……」輝笑又扭成一團，在清白得有些悽楚燈下顯得怕人。

「哦！你手中不富餘？好好，我這兒還有！」委實是想不出甚麼好法子，把這帶有十分危險性的人追出這間屋。雙手打開一面抽屜，在一疊鈔票下抽出十幾張來，隔着一面紗子向柳大個遞過去，老兄，先收下這點！」

接過來，睜大了眼珠子，攪着蹣跚的額間的青筋，好似未刻的一

着，濃重的酒氣從口中飄出來。陳鈞心上如壓着沉重的重錘，看了看眼前醉漢的情況，便用腳踢過來一面椅子讓柳大個子坐，一面小心地看他探在袋中的手。手緊緊地也未離開自己的口袋。

「怎麼？又喝酒了嗎？」「不得，不對這有勁的人加以特別的恩顧，但聲調也是厭厭的。」

「酒？酒！酒是命；女人是血！」老陳，你說，你也是，也是這兒的頭子，你說，你說，我們離得開嗎？哈……語無倫次地亂噴着，血紅的眼球像是塗着顏色，滿臉冒着熱氣，突地探在袋中的手伸出來。

陳鈞混身一驚，也緊緊地伸出手向外掏盒子，但定眼細細地觀看下，柳大個子是兩隻空空的手，他像丟失甚麼似地精神鬆弛下來。

柳大個子欠下身坐在椅中，酒味轉個小灣，噴在陳鈞的面上，陳鈞深深地蹙起了眉頭。

「老陳，不，不，我們的頭子，哈！我真慶幸你，可是你知道，哈……知道我老哥手中少甚麼嗎？哈哈……」輝笑又扭成一團，在清白得有些悽楚燈下顯得怕人。

「哦！你手中不富餘？好好，我這兒還有！」委實是想不出甚麼好法子，把這帶有十分危險性的人追出這間屋。雙手打開一面抽屜，在一疊鈔票下抽出十幾張來，隔着一面紗子向柳大個遞過去，老兄，先收下這點！」

接過來，睜大了眼珠子，攪着蹣跚的額間的青筋，好似未刻的一



逃犯

「我逃能我」

「！首出不你果如」

譯 兔

正關衙門時，我忽聽得高聲的警笛響，還有尖銳的呼聲與急促的腳步聲。無疑的，這又是伴案子的。

不久，跑過來一個傢伙，離我也只有六碼遠。身材低小，衣服不整，黃頭髮和又紅又黃的皮膚。臉的一側流出鮮血，唇顫動着，似抽泣，又似喘不過氣來。我不由得對他憐憫。後面緊有人追着，只要他們一轉角，他便被看見而必不能逃了。

我在街上躍了躍，就開衙門，進來了。在樓上，那人蹲在角落裡，臉上恐怖，凄慘還有血痕。我告訴他，「他們走了，沒事了。」又帶他去浴室去擦臉，整整衣服。我在樓上注視着街。兩個追者都回來了，他們走過我門口，連看都不看一眼。這時，那逃犯進來了，面容一新，真不像個犯罪的人了，面容一新，真不像個犯罪的人

「究竟怎麼回事？」我問他。「說來話長，先生。」他遲疑着，似是不願敘說。「如果你不說，我只好送你進警局去，對不起。因為你決不會無緣無故被人追捕的。」我威嚇着。

我一閃身，把門一推，他會竟鑽進去。我又裝做沒事似的看看前面的空場。追的人來了，七八個大漢同巡警，他們不理會我直追去。我問後面的人，「什麼事？」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副惡人圖。兩手微微地打着顫，點着票子。「哦！這點？二百哈……」裂着闊嘴又狂笑了，彷彿望頂的燈被振得顫一下，忽然發瘋地把票子又回擲在陳鈞的面前「哈！頭子，這是你把它拾……拾起來，哈！」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這真是侮辱，陳鈞是不能受的。他瞪起了眼，手在口袋中摸得那邦的東西，但忽想到甚麼地又從抽屜拿出一併來和原先的一併又擲向了柳大個子，語聲充滿了忿怒「拿去！全在這兒了！」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個子並沒有再提錢擲開。併成一條縫的眼中閃出二道刺人的光芒。忽而無意地視線落在圓桌的底板下，一瓶瓶的酒正排隊似地列着，於是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毛下腰，拿起一瓶來，啓開口，吐地將入茶杯中。「嚇：有酒不喝？真……老陳……不，頭子：我們，哦，陪着我乾幾杯！」態度越發發憚，一手擎着杯，身子向前探，酒打着旋瀉地在陳鈞眼前轉，「呀！態度好一點！要喝，你給我坐著好好地喝！你知道我是誰，別破了臉皮都不好看！」怒氣再也捺不住，瞪起眼，杯子在袋中被手觸得動了幾動。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呀！混蟲；我談你態度好一點。」

「老兄：你甚麼意思？」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哈！甚麼也不甚麼；不過你

如果你想要你太太，決鬥吧！」我看了看他，頓時茫然。他高有六尺，肩闊腰圓，却要我決鬥！

「你怎麼辦呢？」

「我答應了他，便打起來。他

像是和我在玩，並不打我，只想抓住我把他拋出去。當他要俯身抓我脖子時候，」他的臉突浮出陰沉的表情。

「那時，室內不亮，我拿出了刀，他未看見。用全力直向他胸前刺去。鮮血射在我頰上，他看着我，略掙扎便倒了。而她，大概怕我殺她，直衝向街。我便跑了。」

他說完了，注視着我。

我們對看看，好像都要繼續對方的腦子去看看。

「我看你最好去自首。」我說

「不，」他決然的說，「我能逃脫，如果你不出的首。」

「不出首，」我對他保證，「救人要救到底，不過，他們捉不到你，會回家去搜索，你在這裡太不安。」

「今晚會來嗎？」他焦急的問

「誰曉得？你且說你想怎樣逃脫？」

「如果我到南安普敦，我便可搭船去南美。在南安普敦我有一個朋友能幫我忙。」

「你有錢？什麼時候走？」

「一文都無，全在家裡。今晚搭夜車去。」由他面容可以看出是求我幫忙。

我掏出些錢，又找了件舊外衣同一頂子帽給他。

他感激萬分，以至流淚，懇切的握手後，便走了。我本想去俱樂部，這麼一來，只好睡覺了。

次晨微雨，早飯後，我方要寫點東西忽然門鈴響。隨後僕人說有位青年女子找我，她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而且裝束舉止都不像個上等婦人。不知怎的，我的腦子突然聯想到昨夜的事。機械般的告訴僕人讓她進來。

穿着短的長衣，黃頭髮，臉上略施脂粉，但令人一看便看出幾分輕浮氣概。

「請坐！」我說。

「您就是昨夜幫助佛特的那位先生嗎？」他問。

「誰是佛特？妳又是誰？」我反問着。

「我是他的妻子。他的事您昨夜知道了。」

「是的麼？那麼妳當然也曉得你們都作了些什麼事！」

他面色突變，似是受了感動。但却被我看出他回感動有幾分不真。

「先生，」他說，「佛特根本不該和我結婚！丈夫在外三月，一個人獨守在家中，這是我辦不到的事。婚前我對他說過，但他不聽。唉，我真沒想到他昨夜會那麼凶！先生，我無法生活了。兩個人一死一逃：昨晚，我到了車站，專門注意開向南安普敦的車，因為我知票

他在那裡有個好朋友。結果，碰見了他！他被我迫而說出您如何幫他忙，如何給他錢等事。他允許等他有職業時，便寄給我錢，但還要等些日子呢！」說完，他靜靜注視着我。

「但是，這些事和我有什麼關係？」

「幫我些錢，可以不？」

「為什麼？我不以為我有供給妳生活費的責任！」

「但妳會幫助佛特，我和他同等的啊！」

「我願意幫他，而且我以為，他的犯罪，負責人應該是妳，而不是他！」

他面色忽又一變，說道，「先生，我和佛特一樣的需要生活，我並不想對您或是佛特有什麼不利的舉動。您要曉得，如果我到警局去報告佛特現在何處，我的生活便無問題；如果我告訴警局您會幫他逮捕，幫他逃脫，那麼我，生活也可以解決了。」

「妳想說說一下，對不？」我說。

「您想想看！」他說，「我看還是私下解決好點。」

對這極的無廉恥，不講理的女子，真沒辦法！磋商結果，我給他十鎊，他走了。

正在回憶我管的這件鬧事，僕人又進來，拿了張名片：「物羅探長。」還有幾行小字。

「請進！」我說。

探長進來後，對我點點頭，說

道，「先生，有點事要談一談！」我便揮手令僕人退去。

他道，「只是件小事。昨夜我們追捕一個犯人，到了您的寓下，犯人不見了。照章我該搜索附近的房子，以防他藏在裡面。」

「請搜吧！」我坦然若無其事的說。

「嚨，不需要，先生，」他說，「剛才我眼見犯人的妻子離開這裡，最好您告訴我如何逃脫以及來做什麼。」

我感到非說不可了，於是燃了枝煙（探長不吸），靠在椅背上，對他說出一切的事，只把犯人的所在隱去。探長來往的顧着。聽完後，對我道，「請隨我走一趟！」

「要逮捕我麼？」我問。

「不只是出去看看。」

我穿好衣服，同他到外面，雇了輛車，便駛下去。直到一座大酒店前。

下了車後，我大吃一驚。

在一張桌上，放滿了香檳酒、幾大盤麵包，還有幾碗奶酪。對面坐着的人——那犯人同他妻子！他們在這裡大吃大喝着！那犯人見了我却毫不驚慌，微微的笑着。

「先生，這便是那殺死森夫的勇士！」探長笑着，又說，「我們叫他黃毛阿佛，專門騙詐，像今天他只時掩了小鋪幾先令，却裝做殺人的凶手，博人同情。騙錢：哈哈……」

我悵悵然，茫茫然，四顧不知所指。

中篇創作

十字街頭(十四) 行是

「好了！兩個死的，再加上一個活的，他們應該滿意了吧！」再生說着發出一聲冷笑！

方大奎立刻明白了。幾十年來沒有流過的眼淚，忽然止不住的滴落在衣襟上！

「好！再生老弟！我方大奎，領了你這個情。你成全了這一山的弟兄！……」

第二天早上，血紅的朝陽，剛冒出口，遍山谷都插上了白旗；兩具保存好了的屍屍，和一個五花大綁的再生，被押送到軍營裡去。

(八)
喧騰了許久的天岳峯，如今却全都冷靜下來。聚議廳碩大的草房子，已成了一遍灰燼；只有一遍揚樹林，一如往昔「嘩，嘩」的叫着。

受了招安的匪黨，都隨着大軍，開往省城。兩具屍屍，也掩埋了；只留下兩顆血污的人頭，號令在縣城裏的暗樓子上。任再生若不是凶悍出名，也許就被官兵就地正法了。因為他罪大惡極，所以不肯讓。他如此輕易的死去；於是便交到附近縣署裏，先貼了罪摺，在縣城裏游了一天街，晚上，就押在死牢裏。

差事一解到縣署，就費了手腳，不能像軍營裏，說殺就殺的直捷了當；於是定了日期，開庭審問這因替出名的任再生。

因為是上面交下來的差事，況且又是案情重大，承審官退了席，請出縣長來，親自審訊。為了大快人心，公堂也公開起來；於是秀廳席上，黑壓壓的擠滿了人。

法警把帶着全份刑具的任再生，押到堂上。一遍好奇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任再生低着頭，態度十分鎮靜，面部也沒有一些表情。

「你叫任再生？」縣官照例的開始審問。
「不錯！」音調裏依然帶着倔強。

「看你這堅實的體格，什麼不好做，為什麼去當土匪？」縣官有些不勝感慨。

「我看世上的人都該殺，所以才當土匪。尤其是那幫無法紀的軍隊，強姦人家的妻子，霸佔人家的田產，……這難道不是土匪的行為？不該殺？」再生向人群裏看了一眼，兩支紅眼睜睜，又露出銳利的凶光。
「不要亂講！」縣官拍着桌子

。「你到也懂得什麼叫「無法紀」！那麼，你就不知道當土匪是犯法的，要殺頭麼？」

「殺頭？」再生沉思了，他覺得這話好像是他說的。忽然，十餘年前十字街頭的一幕，飄在眼底；於是他慘然的笑了笑說：「這道理我全懂。十餘年前，我也是個良民；我也和你一樣做過官；我也恨殺人的土匪。記得有一年，十字街頭過差事，我還對我的孩子說：『就是餓死，也不要去做當土匪。』可是這個社會，還不是我們理想的社會！那許多許多的衣冠高幹，做着比土匪還殘忍，還凶惡的勾當，法律就無法制裁！所以我要殺！殺！殺！……」

縣官沉默了。光景到好像是被再生這一遍話問住了一般。旁聽席上，湧起一陣輕微的嘲笑。
「那麼你……你你從前不叫任再生？」縣官又開口了。
「這個你到無須問！」

「我知道你叫任君明！再生是你的化名，對不對？」
再生抬起頭來，向堂上張望。突然，那縣官的面影，像是一縷強大的電流，幾乎把他擊昏了！他記憶裏又湧出了十幾年前的餘兒。他不忘上面的縣官，就是餘兒的一個放大照片。半晌他痛苦的低下頭，往日的凶悍，強暴，不知從什麼地方都飛出了他的軀殼。

「我曉得你從前是個安善的良民，這隻面一定有冤枉，你可以從實供出來！」縣官到像嗚咽了！

「沒有。我一點冤枉都沒有！」

「那麼，你現在心裏有什麼打算？」

「我罪大惡極，被捉，只有殺頭！我現在就等着快快的死，世上給我的痛苦太大了！……」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沒有了。」

縣官無可奈何的判決了他的死刑。一群潮水似的人羣，都互相談論着湧出縣署。他們又期待着明天刑場上，看槍斃的了！

(九)
時光正是深秋大地上依然點綴着落葉和西風。

深夜裏，萬籟俱靜，只有從枝桠上退落的清響。這時，有一個幽靈似的黑影，正向獄裏竊動着。

「爸爸！……」黑影已經開了獄門的鐵鎖，走進去，跪在犯人的腳下。
犯人很安靜的坐起來，低聲說：

「世餘！我知道你一定要來的；但是多此一舉！」

對方只以無言的悲泣，代替了回答。

「看你這舉止，我可以猜到你的意思，是要我同你一起私逃？」再生這時的聲調，低得像一隻蚊子叫。

「對了。爸爸！獄卒，獄官，都被我灌醉了。鑰匙在我手裏。我們趕快走罷！」

北 京

同盛銀號

辦理

每日特種定期

隨時活定兩便

到期普通定期

兒童定期 存款

分期優便定期

特種活期

手續簡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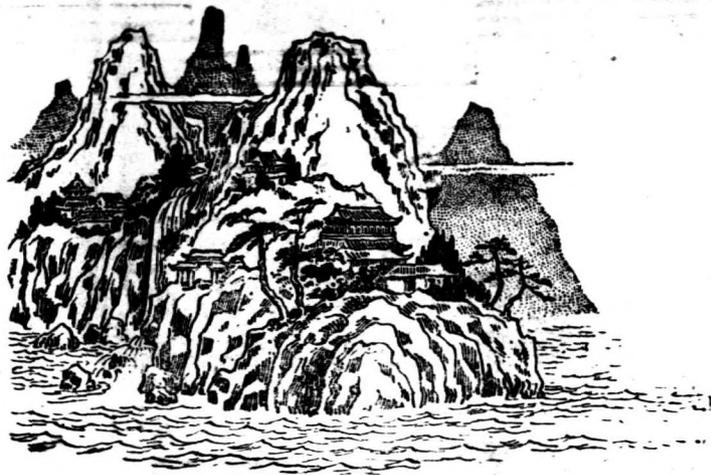
利息優厚

備有詳章

函索即寄

號址：北京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一百號

電話：南（三）局 一四九七號
一八二六號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四冊 一元六角
半年二十六冊 十元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人體之衰弱。無非因體內精血之虧耗。骨骼之虛。以及各部機能之損壞所致。否則人人可享康樂。雖欲神仙難得。要長壽非輕。故凡衰弱多病之身。能加意調攝。選取現代科學合理補劑之

為舉世無匹之誠器。復製劑。其原料名貴可靠。取自古中外一致本為珍寶之胚胎素。人參。及補血之肝膏。發動春情之腦下垂體。爾蒙。延續生命之各種維生素。補腦益血強壯筋骨之精。鐵。鎂。等。應用科學之精。與比倫。其補力之大。無與倫比。簡言之。大曰。用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是矣。

為男女老幼之最大救星。凡常服。安心。即能。安眠。即是。道。必。境。外。求。仙。徒。增。妄。想。

藥房
物售

自可轉
弱為強
却病
長生

北平辦事處